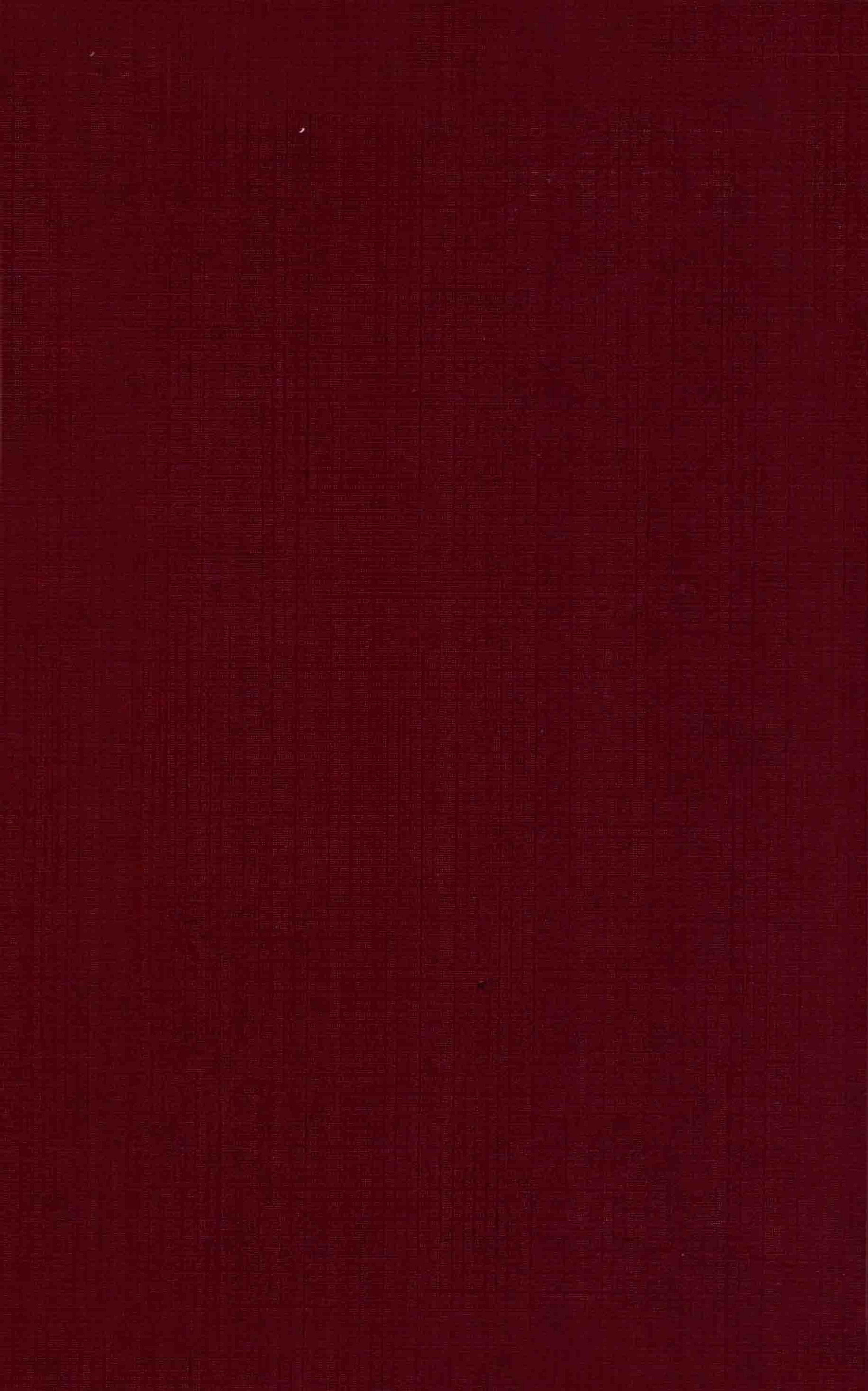




法 

丘琼荪 著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

法　　曲

丘琼蓀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是音乐、歌舞极盛的时期，尤以开元天宝四十余年間为最盛。当时盛行的音乐，有所謂“法曲”，千古艳称的霓裳羽衣曲，即是法曲。我們看到唐代詩人对於霓裳曲的描写，有神話般的美丽，有仙乐般的悅耳，大有“只应天上，不在人間”之感。王建詩“傳呼法部按霓裳”，法部便是演习法曲的乐部，霓裳便是法部中演奏的法曲之一，我們的詩人和音乐家对霓裳是多么的嚮往，对法曲也多么的渴念。开元天宝之音，虽已隨时間而消逝，霓裳曲譜亦久已沉湮，但法曲究竟是怎样一种音乐？这問題依旧在我們的脑中縈廻着。

1. 法曲是外来乐曲，还是中国土生土長的？
2. 法曲是否即是大曲，它和大曲有什么分别？
3. 法曲成長的过程及其演变如何？
4. 法曲音乐有什么特点？
5. 法曲除霓裳外还有那些曲子？
6. 法曲用哪些乐器？

本文希望把这些問題探討着，使大家对法曲能有一較明确的具体的概念，不再是謎样的东西。

法曲出自清商而始于隋

新唐书卷二十二：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鉀、磬、幢簫、琵琶。其声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厌其声淡，曲終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园，声有誤者，帝必覚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又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

唐会要卷三十四：

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謂之皇帝梨园弟子。

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

法曲兴自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郑卫之間（句中疑有脫誤），有鐃鈸、鉀、磬、之音。

郑樵通志梨园法曲注：

法曲本隋乐，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厌其声淡。明皇爱之……

这說明法曲起于隋而盛於唐，其源出于清商。

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鉀、磬，这都足以証明法曲和清乐是极相接近的。唐会要載太常别教院所教之法曲十二章，其中王昭君、玉树后庭花和堂堂，都是清商曲，都見于武后以后所存的四十四曲中；其中万岁乐、汎龙舟和斗百草三曲則是法曲，是隋煬帝令白明达所造的新声。新唐书和通志謂法曲起于隋者疑指此。法曲出自清商而起于隋代，这都是最有力的証据。

法曲与清乐的消長

唐代外族乐的声势很盛，以乐种言，十部乐中便有七部是外族乐，而西涼乐中又有龟兹乐的成分。至如郊庙所用的乐舞，也多雷大鼓，杂以龟兹之声。盖当时的管絃杂曲多用西涼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旧唐书卷二十九）。

唐会要載天宝供奉曲名，二百十二，教坊記載杂曲。大曲名共三百二十四。其中都有不少外来語的譯名，唐会要的譯名和改名並举，何者为中国乐曲，何者为外来乐曲，一望而知。教坊記无改名，而苏幕遮，婆罗門。醉渾脫，龟兹乐等曲，显属外来。又羯鼓录載一万三十三曲，其中十六六七是外来曲名。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极偉大的一个时代，文化之絢烂可观，足以超迈前古。自两汉魏晋以降，我国正逐漸吸取許多外来文化；到隋唐时期，一面大量的継續吸取，一面多方的自已創造。以音乐来說：旧的外族乐継續流行，新的續有傳入；而在自已，則一面流行清乐，一面将清乐和外族乐結合，創造了法曲和「胡部新声」，眞是五花八門，令人目眩。犹蚕之吐絲，蜂之，釀蜜，都經过消化而創造出新鮮精美的东西，不是桑叶和花粉等原料了。

这时期的琵琶曲极盛，所謂：「其器大盛于閭闬」。这琵琶称为龟兹琵琶，不言可知是从龟兹来的。在这前后，又来了許多琵琶名手，大都是龟兹和西域人。他們又帶来了許多乐曲。

从上述这些情形看来，几乎不能不使人誤解为：在这时期，中国旧乐，已全部陵夷，乐坛上尽是外族乐的声势了。假使我們从乐曲，乐調。以及发展情況作一整体研究，則知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至少在时代上发生錯誤，后魏及齐周，确有此現象，至隋代已有轉变，到唐代，这情况便完全不同了。

清乐曲在唐代，尤其在武后以后，遺失得很多，但这时期所造的法曲很不少，远过于所失清乐曲之数。梨园法部之盛，馳譽千古；霓裳羽衣之舞，尤为后世所艳称。这霓裳正是法曲，梨园正是法部。它如荔枝香、雨淋鈴等也都是梨园法部中人所創的新声。旧的，失去时代性的作品，漸归淘汰；新的，进步的乐曲，不断产生，这是应有的推移。〔推陈出新〕，是文化发展的規律，也是文化发展必循的途徑，我們試把全般的文化史作一概括的了解，沒有一种文化不是从推陈出新中求得进步，漸次发揚光大，以至于光輝灿烂的。

清乐之日益訛缺，法曲之日就張皇，这是符合文化发展規律的。决不可以因为清乐漸缺而嘅叹着古乐的淪丧，也不可以因为龟兹乐的兴盛，而太息于〔胡乐〕的披猖。这类观念是狹隘的，而且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清乐之消，正因法曲之長；法曲是清乐的化身。法曲昌即清乐昌，是清乐並沒有亡，不过換了一副面目出現于唐代的乐坛罢了。

新唐书卷八十九尉迟敬德傳：

敬德晚节謝宾客不与通，飭观沼奏清商乐，自奉养甚厚。

樂郊甘澤謠：

陶峴者，开元末，家于崑山。通于八音，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尉迟敬德在唐初，陶峴則已至开元末，他們都不用在典禮中，而于日常娛乐游宴时奏之，可以代表民間音乐的面貌。开天以后，奏清商曲的記載，便由法曲来代替，多見法曲而少見清商了。这时，清乐已衰老，法曲正如日中

天，开天时代，正是清乐与法曲互相消长的一个轉捩点。

所以，清乐並沒有被外族乐所消灭，因为二者的精神和风格，都不相同，各有各的群众和地域。后来代領其众而奄有清乐地域者，則为风格相近的法曲，决不是外族乐。新陈代謝，这是最平常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从乐調和流傳方面来观察法部

我們試从乐調上去观察，也可以知道法曲的乐調实多于外族乐。唐俗乐二十八調，作者曾作种种分析研究，得知外来乐調不足半数，在这不是半数之中，尚有若干为中外所共有，而中国乐調則占半数以上，比之外来乐調多得多。（詳見另篇）这就是說：外来乐調約为十調，中国乐調約为二十余調，其比例如此。

以十部乐来說：清乐虽仅得其中十分之一，合之燕乐，（法曲亦入燕乐部），亦仅十分之二。其实十部乐中沒有一部的声势能及得上法曲的。当时的龟兹乐好象如火如荼，但和法曲相比，不免黯淡无光了。次之为西凉乐，这已經不是純粹的外族乐了。其卽都不足重，仅足供統治阶級装潢門面，在大典禮中作为一种点綴品而已。例如高丽乐，【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今惟习一曲】高丽世与中国通，关系異常密切，而高丽乐衰落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所以，乐部数量一問題，发展与否又是一問題，二者沒有相联的必然关系。封建主的宫廷中，尽有九部乐、十部乐或者是二十，三十部乐，这些乐不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間植根，不免如曇花一現，不足以反映整体的眞实情况。

唐代音乐最盛时期，当数开天，而开天間盛行的則为法曲。李三郎又是酷爱法曲的人，梨园便是他特設的法部，李龟年，彭年，鶴年三弟兄，以及黄幡綽，賀怀智，雷海青，馬仙期，張野孤·駱供奉·永新，念奴輩，都是梨园法部的人物。（观乐府杂录所紀，似念如即永新，是一是二，待考）

龟兹乐和其他外族乐最盛的时期，实为北朝齐周和隋代，其最高峰应数大业。唐初虽还盛行着，然而局势已有轉变，因为法曲就在这期間已經崛起了。盛唐时期是法曲的全盛时代。所以把龟兹乐和外族乐来說，唐代已是一个由盛而衰的时期了。这便表示出音乐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大业以前是吸取外来音乐的时期，大业以后是創新的时期了。

通志也說：

高祖即位，仍隋制亦設九部乐……其实皆主于清商焉（見杜华条）

「主于清商」四字，很清楚地刻划出当时乐坛上的眞实面貌。法曲是清商和外族結合而成的晶体，擷其精华，舍其糟粕，法曲兴，純粹的清乐日即消沉，純粹的外族乐亦日就退縮，理也，亦势也。

法曲中又有道曲佛曲的成分

法曲以清乐为本，更羼杂小部分的外族乐，除外族乐外，又有道曲和佛曲，道曲模倣佛曲，佛曲也是外族乐，惟在一般性的乐曲以外另成一派。它和我国的音乐文学也很有关系，变文·俗文固直接記体于佛曲，其它散詞中也有一部分和佛曲相結合的。如五更轉常

用以頌佛，十二时亦常作佛門中贊頌之用。

唐代崇奉道教，武德間，已立老君庙于晋州，高宗时，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且在亳州祀老子。玄宗更一再加尊号，唐代道教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有不少公主出家为女道士，如玉眞公主金仙公主等是。楊玉环于入宮前即衣道士服，号曰「太眞」。唐代更有不少活跃的女冠。道家本不是宗教，其宗教仪式一部分取法佛門，神仙常混杂在佛菩薩中間。如羯鼓录所录諸佛曲調中，便有九仙道曲和御製三元道曲，这明明是道曲而混在佛曲內。其中又有卢舍那仙曲，仙曲应是道曲。卢舍那亦作毘卢舍那，为报身佛。所謂卢舍那仙曲者，无異在老衲珍上戴上一顶毘卢帽，殊是可笑。唐会要卷三十三：「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眞等曲」，这索性将佛曲改为道曲的名称了。当时仙道与佛菩薩的不分如此。所謂仙曲道曲，实即佛曲，道其辞而佛其曲。南卓把道曲一並归入佛曲中，不为无見。他們在頂禮道家的时候，便借用佛教仪式，且借用佛家的乐曲，而譜以新辞，以贊頌神仙道化之流，这便成为道曲；其文詞是中国道家的，其音乐和声調，是印度佛家的。

「道調法曲」应作道曲法曲解」

新唐书卷二十一：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製道調。又卷二十二：

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类。后又詔道調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案为天宝十三載事）

乐府杂录道調子条：

懿皇命乐工史敬約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敬約乃隨拍而撰此曲也。

梦溪笔談卷五：

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献仙音乃小石調尔。道調二字有二义：一如道曲的别称，如上举新唐书二例，都应作道曲解。即是說高宗命命乐工製道曲以祀老子。又說玄宗詔令道曲和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这样解釋，皆极通順自然，非常熨貼。二为宮調名，如林鍾宮的时号，唐会要卷三十三說：「林鍾宮时号道調」。时号为一般的俗称。略依宮調名的通例，在宮則称宮，非宮則称調，既是林鍾宮的时号，自以称道調宮为宜。新唐志，乐府杂录，乐髓新經；梦溪笔談补，宋史乐志所紀，皆称道調宮，則道調当是道調宮的簡称。蔡元定燕乐原辨称道宮，較为妥善。

若以第二义去解新唐志二例，便不通。凡宮調皆附于乐曲以行，不能凭空虛构，一无曲之宮調，此其一。又但製一道調宮而无乐曲，何能祀老子呢？此其二。若以第一义去解唐会要之例，亦不通，与下文「道曲」二字重复，可知非是。又上举乐府杂录之例，以第一义解之果通，若以第二义解之，可通而不无勉强，再如上举梦溪笔談卷五之例，表面看来，似乎沒有什么錯誤，未考其实，則知大謬不然杜佑理道要訣說：「天宝十三載改諸乐名，令于太常寺刊石黃鍾商娑罗門曲改为霓裳羽衣曲」。（碧鸡漫志卷三引）唐会要亦有改諸乐名条，亦据天宝十三載太常寺石刻，內黃鍾商下亦有「娑罗門改为霓裳羽衣」則霓裳羽衣之为黃鍾商調，乃鉄鑄的事实，何可动搖？碧鸡漫志引白乐天嵩阳观夜奏霓裳詩云：「开元遺曲自凄涼，

况近秋天调是商调，又可証明是商調。宋唐会要云：「黄鍾商时号越調」，則霓裳为越調曲，何尝是道調証呢？道調是宫调，越調是商调，二者大不相同。一为黄鍾均，一为林鍾均，二者相差五律。杜佑是盛唐中唐间人，狱睹大宝之盛（杜佑734——811，天宝为742——755），沈括后此三百余年，何能否定太常石刻，与道要訣与白居易詩而知是道調呢？这錯誤的原因，当是存中見新唐志有道調法曲四字，便「不求甚解」而以法曲为道調；霓裳正是法曲，遂貿然以霓裳为道調法曲，此大謬也。不知唐代文獻中的道調二字又可作「道曲」解，这是沈存中粗枝大叶所发生的誤解，决非有什么新发見。

綜上可知：「道調法曲」中之道調与部分的道調二字都应作道曲解，因法曲中有道曲的成分，二者音节相近，故玄宗命二者一同与胡部新声合作。玄宗酷爱法曲，又好神仙，尝詔道士司馬承禎、李会元及賀知章，韋縚等人製許多道曲，这又可以見得道曲和法曲的关联性。法曲的法字，是从道曲和佛曲中来的。

日本林謙三「隋唐燕乐調研究」第一六〇頁（1936年版）謂道調宫和高宗命乐工所作的道調「殊是同源」，亦誤，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其失亦在不考。

法曲之初即佛曲

隋书卷十三：

帝（梁武）篤信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

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轉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无遮大会，則为之陈。梁武帝篤信佛，尝数度舍身同泰寺，而其所作佛曲中，乃有仙道神王等篇，是佛与道，仙与佛的不分，由来已久。此中〔法乐〕二字，应予注意。唐别教院中的法曲，唐会要称为法曲，而乐府詩集則称为法歌乐，乐府杂录便称〔法乐〕。唐会要卷三十三諸乐条：

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

段安节乐府杂录雅乐条：

又有登歌，皆奏法曲，近代内宴，即全不用法乐也。乐府詩集卷七十九：

凡燕乐諸曲，始于武德貞觀，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

可見法乐，法歌乐即是法曲，疑法曲之称，即从法乐得来。如此，得不謂法曲起于梁，或更在梁以前耶？

梁武的法乐是佛曲，唐代的法乐是法曲。唐法曲中含有道曲成分，即含有佛曲的成分，事实上法曲中又直接含有佛曲的成分。法曲和佛曲的关系至为密切，但非即一体。

唐会要所录曲名中即有不少佛曲，如：〔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眞，九眞九仙，九仙步虚，飞仙。〕把佛曲改名道曲，名为道曲，其实还是佛曲。又唐会要尚有不注明宫調的乐曲十七曲，其中有：〔自然眞仙曲，无为曲、有道曲，調元曲……〕，这些也是道曲。又南卓羯鼓录諸宫曲条，其中太簇商調有〔 曲〕，而太簇角調有飞仙〕，也是仙佛相杂。下諸佛曲調，这应当是純粹的佛曲了，然而其中却

有：〖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御製三元道曲〗，其下复有食曲三十三，这食曲中又有：〖阿弥罗众僧曲，觀世音，佛帝利，大乘，婆娑阿弥陀、悉家牟尼，毗沙門……〗。这些尽是佛曲，却又用在食曲中。总之，道曲与佛曲不分，而道曲又和清商，法曲，大曲，舞曲，杂曲等不分；唐代燕乐中，这道曲佛曲，不能不說是頗为重要的一种成分，不独清乐和法曲中含有它。

（案羯鼓录附录的曲名，不是羯鼓曲，其性質复杂，和唐会要，教坊記所記的差不多。例如：五更轉，堂堂都是陈代的清商曲，五更轉又用作佛曲；万岁乐，藏鉤乐都是隋代的法曲：破陣乐，大定乐是唐初的乐舞曲；大借席是軟舞曲；牛杜梁即教坊記的牛石渠，也即是唐会要的牛射渠沮（应以牛社渠或牛射渠沮为是，社与射音近，唐会要别有牛射渠一曲，可知射音不誤。杜梁与社渠形似，又很可能是刊誤。此曲之名作牛杜渠为是——社亦可作射，沮字可有可无）也是軟舞曲。大达么友显然即是大达磨支，为健舞曲，溫庭筠〖搞麝成尘〗一首，即是达磨支，这达磨支亦即达摩，教坊記以达摩为健舞曲。乐府詩集卷八十引乐府杂录云：〖达磨支，健舞曲也〗，正合。可証达磨支即达摩。唐会要說：〖达摩支改名泛兰丛〗，可知友字实误，当作支。么、磨、摩同音。又傾盃曲一名初見于北周，隋代别製歌詞，用于清商，唐初用作劝酒曲，后又作馬舞曲。婆罗門改为霓裳羽衣，这是大曲；春光好为玄宗所作羯鼓曲（羯鼓录所录曲名中，唯此一曲为可考之羯鼓曲）。眞是五花八門，色色都有的一个大杂拌）。

可知法曲二字，源于梁武的法乐。唐以前的法曲，除清商外又含有佛曲的成分，唐初，从佛曲中又生出了道曲，于是唐代的法曲

又多了道曲的成分。此外又直接吸取了若干外族乐的精华，这是必然的。它所用的乐器已有铙钹，这是外族乐器；又有鐘磬，有簫笛，可見它的渊源所自。

五 論法曲的研究

从新唐书卷二十二中（文見篇首所引），可知梨园弟子，宜春院女弟子及小部音声人等，凡按习法曲的概謂之法部，王建霓裳詞：[傳呼法部按霓裳]，便是这法部。法部是按习法曲的特种乐部，人数有五六百人，別教院教习法曲乐章的人尚不在内，其規模之大为九部乐中任何一部所不及，其盛况可想。当时法部中教习的法曲数必然不少，惜无文献可稽了。后人对于法曲和法曲乐章的情形，比之清乐和燕乐似乎更为模糊些，对它的性質也不够明瞭。旧唐书卷三十所述唐初流行的法曲歌詞有七卷之多，可見当时的盛况是无可比拟的。

新唐书卷三十：

二十五年（开元、公元737），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乐尚冲（唐会要作季尚冲）。乐正沈元福，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銓叙前后所行用乐为五卷，以付太常、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傳有宫商角徵羽燕乐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观中侍中楊仁恭（案当作楊恭仁，唐书有傳）妾赵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杂詩。至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

傳为法曲。今依前史旧例，录雅乐歌詞前后常行用者附于此志。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复載之。

从上录这节文字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推論。

一、讌乐五調歌詞，成名五調法曲，可知唐初将法曲色并在讌乐中，不在清商伎内，也不独立一部（祖張文收所造的讌乐，即用法曲）。

二、讌乐有五調，法曲亦有五調。

三 五調各为一卷，可見角徵二調的曲並不怎么少，唐初傳习犹盛。大約盛唐以后，这角徵調曲才漸漸少下去，至唐末而瀕于絕响。

四 「詞多不經」与上文「雅乐歌詞」相对，則所謂不經者，必为非雅調。是当时的法曲，非統治阶級所独享，已傳播到广大的民間，故「近代詞人」都能发揮他們的才能，作了五卷之多的郑衛之音。后又整比为七卷。歌詞如此之多，越可以見得它的普遍性。

五 自貞观至开元二十五年，相隔百年，音乐趋勢已大有变化。所謂胡夷里巷之曲者，胡夷为外族乐，里巷为俗曲，因太常乐工习为胡夷里巷之曲对唐初的法曲便多不能通了。（梨园及别教院等便不然）。

六 韦縚等銓叙的雅乐乐章亦是五卷，今見于旧唐书乐志书，实得三百三十七首。以法曲五卷作比，当亦不下于三百首。孙玄成整比为七卷，也許又有增加。如此，則当时的法曲数不能說不富。把这法曲数去抵补自唐初至开元間所失的清乐曲数，已超过数倍之多，其盈虚消長如此。

七 清商、清乐、法曲都有五調，这是一脈相承的。二十八調中沒有徵調，可知这二十八調确然是琵琶調。因四絃琵琶无徵絃，故

无徵調，这說明不是唐代无徵調，乃是琵琶无徵調，五絃琵琶便有徵調，其他乐曲中亦有徵調，这一点不可不認清。如貿然以为唐代无徵調，这是錯誤的。

八　徵調不入琵琶調，其他宮商角羽四声之調和琵琶　同的，必已归入併入二十八調中无疑。

九　反过說来，二十八調决非全是外来乐調，其中有从清商、清乐、法曲中来的中国旧調，一定很不少。

十　琵琶可以奏清乐曲，亦用以奏法曲，如此，　能沒有清商和法曲的調在內？倘使以为二十八調尽是外来乐調，这是皮相的說法。

可　以　考　見　的　法　曲

赵方的五調法曲既不傳，唐书又不附录，不独歌詞已佚失，甚至曲名和宮調都不可考了。教坊記，唐会要，羯鼓录諸书所录的曲名，其中应有法曲在內，这是必然的。陈暘乐书說［不可勝紀］（見下引乐书卷一百八十八），可見宋人所見的法曲，不在少數。

唐会要卷三十三諸乐条：

太常梨园別教院，教法曲乐章等：

王昭君乐一章　　思归乐一章　　傾盃乐一章

破陣乐一章　　聖明乐一章　　五更轉乐一章

玉树后庭花乐一章　泛龙舟乐一章　　万岁長生乐一章

飲酒乐一章　　斗百草乐一章　云韶乐一章

別教院也教法曲，这是梨园以外教法曲的別一場所。除此十二曲外，其它法曲名之可考者有：

乐府詩集卷九十六，郭茂倩所作元稹法曲詩序云：

按法曲起于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有：

破陣乐　一戎大宗乐　長生乐　赤白桃李花堂堂，

望瀛　霓裳羽衣　獻仙音　献天花

元稹法曲詩中也說到秦王破陣乐，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参閱下赤白桃李花条）。末后又說：

火凤声沉多咽絕，春鶯囀罢長蕭索。

案教坊記，春鶯囀为高宗命白明达所作曲，又云軟舞曲，白明达为隋煬帝所造新声十四曲中，有：万岁乐（即万岁長生乐）斗百草，泛龙舟三曲，已見于別教院所教法曲乐章中，知是法曲，則同是白明达所造的春鶯囀，当然極可能也是法曲，故元微之把它和霓裳，桃李等一同詠入詩篇中，火凤也是法曲，同样有連帶关系。並且，火凤又为裴神符所〔作〕琵琶曲三曲之一，三曲中之傾盃一曲已見于別教院法曲乐章中，則火凤之为法曲又可得到証明。陈暘乐书卷一百六十四解曲条：

煬帝以清曲（案清曲为法曲之誤）雅淡，每曲終多有解曲。如元亨以〔来乐〕解，大凤（案大凤为火凤之誤）以〔移都师〕解之类是也。（唐会要林鍾羽和黄鍾羽下都有火凤，且都有移都师，是火凤与移都师为同調之乐曲，故可解。是大凤为火凤无疑）唐会要卷三十三讌乐条：

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蛮奴，火凤傾盃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案作字似当作演奏解，不能作創造解，蓋傾盃乐与火凤，皆隋时已有之曲，或經裴神符改作亦可通）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坐立部伎条注：

初太宗貞观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胜蛮奴，火凤，傾盃曲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悦之。
这都可証明火凤确是法曲。

白居易也有法曲詩，有云：

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餘庆，永徽之人舞而詠。

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

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肅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葉。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闕。

天宝十三載詔令道調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見前引新唐志）其明年，祿山「犯闕」，所以元白二人都有「以夷乱华」的感喟，这当然是唐代人的見解，音乐是不負有这种責任的。

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

太宗破陣乐，高宗一戎大定乐，武后长生乐，

明皇赤白桃李花，皆法曲尤妙者。其余如霓裳羽衣，望瀛、献仙音，听龙吟，碧天雁、献天花之类，不可胜紀。（案此疑为上引乐府詩集卷九十六一节文字所本，惟增法听龙吟，碧天雁二曲，盖因僻誤。）

此外，法曲名之可考者、新唐书和碧鸡漫志都有荔枝香一曲，明皇杂录和乐府杂录都有雨淋鈴一曲。

綜上各书观之，法曲名之可考者，得二十五曲；唐代的法曲数当然远不止此，可以考見的法曲数，也許还不止此，唯就作者今日考証所及，止此二十五曲而已。就方会集的五卷且不說，明皇製的新曲已有四十余，这四十余曲中必有不少法曲在内，或全部为法曲亦未可知，可惜曲名都失傳了。旧唐书卷二十八：

玄宗又製新曲四十余，又新製乐譜。

二十五曲之外，其它法曲尚待續考。

二十五法曲攷略

攷将二十五法曲略攷其来历及内容等如下：

王昭君	思归乐	傾杯乐	破陣乐	圣明乐
五更轉	玉树后庭花		泛龙舟	万岁长生乐
飲酒乐	斗百草	云韶乐	大定乐	赤白桃李花
堂堂	望瀛	霓裳羽衣	献仙音	献天花
火凤	春鶯囀	苾蒭香	雨淋鈴	听龙吟
碧天雁				

王昭君

卽清乐之明君　汉晉旧曲　歌舞曲　琴曲

吳兢乐府古題要解：

汉人怜昭君远嫁，为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为公主，嫁烏孙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然。晉人避諱（司馬昭），改为明君。石崇妓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王昭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汉家子」是也。

旧唐书卷二十九略同。並称：

此中朝旧典（款为曲字之誤），今为吳声。

乐府詩集及郑樵通志，皆以明君入相和歌吟歎曲类，　乐府詩集卷二十九：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歎四曲，二曰明君」。又曰：「明君歌舞者，晉太康中季倫所作也。晉宋以来，明君止以弦隶少許为上舞而已。梁以清商两相閒弦为明君上舞，传之至今」。王僧虔技录云：「明君有閒絃及契注声，又有送声」，謝希逸琴論曰：

』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九拍，易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間絃、下間絃。明君三百余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別五弄：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是也。

明君为汉曲，綠珠所歌者仍为汉曲，唯詞系新制。南朝所歌者即石季倫新制詞，其曲依旧是汉曲。

明君共有七曲，三百余弄，这是琴曲。所謂上舞、下（上）舞、上間絃、下間絃，都見於碣石調幽兰譜后。譜后亦有：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五弄。其前尚有：登隴、望秦、竹吟风、哀松路、惪汉月五弄，在下間絃之下，款亦為明君。所謂契生声者，隋书卷十五清乐条有云：』舞曲有明君并契。「并契二字，疑作并有契注声解。言隋代的明君，有歌舞，并有契注声也。如何謂之契注声？則沈辽集云：』大胡笳十八拍，世号沈家声；小胡笳十九拍，末拍为契声，世号为祝家声。「文献通考乐考胡笳条亦云：』小胡笳十九拍，末拍为　声。「韵会小补同。是所謂契声者，乃胡笳曲之末拍，琴曲契声当同。又所謂拍，乃全曲中之一章节，蔡琰胡笳十八拍詞，为十八章节，其末拍之长，与前十七拍等。拍、爲乐节名，全拍乐曲之进行，亦佔相当长之时間，非如后世之所謂拍子，一拍子的时間甚为短暂也。是所謂契声也者，类於曲中之尾声，或較一般之尾声为长。因其音节有异，故此末拍又特称之为「契声」。隋代的明君既当有契注声，因而可以肯定这滿族「中朝旧曲」，应是晉曲之遺，或許还是汉曲呢。　我們在隋唐各种乐曲中，从未見有用契注声的，明君以外各种清乐曲和琴曲中，亦未見过，这都足以

表明此曲的时代应是很古的了。

思归乐

未詳所起：

乐府古題要解有思归引，紀卫賢女事，石崇亦有思归引，皆琴曲名，疑与思归乐不同。乐府詩集近代曲中有思归乐，录張祜詩二首，引乐苑曰：

思归乐，商調曲，后一曲也角。

羯鼓录太簇商調有思归，疑即思归乐，与乐苑商調說合。唐会要卷三十三黃钟羽調有思归，是否即此，未明。

傾杯乐

北周有此曲，唐用於清庙，因旧曲而作新詞。唐貞観末裴神符作琵琶曲。唐又有劝酒曲、馬舞曲。隋书卷十五：

先是高祖（杨坚）遣李元操等列（疑制字之訛）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達於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

通志卷四十九：

傾杯曲，长孙无忌作。乐社乐曲，魏徵作。英雄乐曲，虞世南作。黄驄疊曲，命乐工制……右四曲太宗因內宴詔无忌等作之，皆宮調也（新唐书卷二十一同，惟文詞稍異）

通典和唐会要都有裴神符作傾杯曲的記載，已見「可以攷見的法曲」节。郑处晦明皇杂录：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部目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綉，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杂珠玉，其曲謂之傾

杯。又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馬舞於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年少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於勤政楼下。（新唐书卷二十一同，惟多簡略）

旧唐书卷二十八：

日旰，即內閑廐引蹀馬三十匹，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飞。

这是我国古代的馬戏，很可观。张說有舞馬詞六首，皆六言四句，又和声一句，即玄宗时舞馬所作，其乐曲即傾杯曲也。

敦煌云謠集杂曲子有傾杯乐二首，都是一百十字左右的长短句詞，与张說詞大不相同，是否同一乐曲已不可考。又敦煌曲譜有傾杯乐九曲，疑为琵琶譜，都无宫調；工尺及篇幅之长短，各不相同，不知此項琵琶譜即裴神符所作傾杯乐之譜否？亦不可考。

又教坊記有傾杯乐，在杂曲类。任二北敦煌曲初探疑为大曲，以为唐代的「著詞」常用傾杯。著詞为筵席間劝酒之詞，是傾杯可能为舞曲（軟舞、健舞之类），不必为大曲也。大曲須有較多的遍数，見存傾杯乐詞，並无多遍的痕迹，存疑可也。唐宣宗（李忱）善吹芦管，自制新傾杯乐，見乐府杂录。柳永乐章集有傾杯乐七首，古傾杯一首，分属五种宫調。此馬舞曲与劝酒用之傾杯，是否即裴神符所作的琵琶曲，亦不詳。柳永的五調八曲，疑与敦煌譜有关，无奈敦煌譜无宫調（疑在譜前，已佚），未可随便配合，不然，在詞曲研究上及古典音乐探討上，将大有帮助。

破陣乐

唐乐舞曲　教坊杂曲

秦破陣乐有三：

(一)甲　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乐之曲。七年，制破陣舞图，更名七德之舞。（旧唐书卷二十八，唐会要卷三十三並同）　高宗显庆元年，改为神功破陣乐，有云：“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乐之曲；及卽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之，发揚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旧唐书卷二十九）

刘　隋唐嘉話卷中亦云：“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与为秦王破陣之曲，后編（入）乐府云。破陣乐披甲持戟，以象战事。”

这是唐初三大乐舞之一，是规模宏大，声容壮盛的舞乐，称为“武舞”，以象武事，隶立部伎。这破陣乐虽两度改名（七德之舞，神功破陣乐），其内容依旧。

(一)乙　高宗仪凤三年，太常少卿韦万石奏称：“立部伎内破陣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旧唐书卷二十八）。

这破陣乐止有两遍，成为极簡单的形式，其本体卽(一)甲，其名仍为七德舞或神功破陣乐。

（二）　为张文收所造的讌乐，这　乐又分四部：

景云　庆善　破陣　承天

破陣乐舞四人，緋綾袍袴。

（三）　唐会要讌乐条：

坐部伎有六：一讌乐　二长寿乐……六小破陣乐，玄宗所作。生于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长寿以下，皆用龟兹乐。（这是說长寿乐以下五部乐都用龟兹乐，惟讌乐不用。可知这小破陣乐

用龟兹乐。）

上举三种破陣乐，概以秦王破陣为題材。准其性质，頗有不同，有文有武。法曲中之破陣乐，应以（二）为合，其理由：

1. 旧唐书卷三十稱，讌乐五調歌詞，即五調法曲，則此二张文收所造讌乐中之破陣乐为法曲，当然最有可能性。

2. （一）用銀甲，執戟，使为武舞。（三）被金甲，象武事。准（二）用緋綾袍袴，有偃武修文之意。

3. （一）（三）皆用龟兹乐，可知非法曲，（二）所用之乐器为玉磬、大方响、箏、（臥）箜篌等，皆龟兹所无。

4. 清乐与法曲，其音清而近雅，隋煬帝厌其声淡，更加新音，其清淡可想。龟兹乐最喧闐。唐六典列举龟兹乐十五种乐器中，鼓占其七。「鼓笛鸡娄，充庭致击」时，可以「声震城闕」，其不清淡可想。玄宗的小破陣乐虽仅四人，然亦用龟兹。玄宗嘗「令宫女数百人，自准出击雷鼓为（小）破陣乐」。以数百人出击雷鼓，这当然不是号称「清淡」的法曲之声。（案「小」字据新唐志补，旧志无）

所以这法曲中之破陣乐，决然为张文收所造讌乐四舞之一的破陣乐，应当不再有什么疑問了。

圣明乐

隋时高昌所献曲　开元中馬順儿所造曲

隋书卷十五：

六年（煬帝大业）高昌献圣明乐曲。

乐府詩集引乐苑曰：

圣明乐，开元中太常乐工馬順儿造。又有大圣明乐，並商調曲

日本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

醉乡日月（案为唐末皇甫松（松一作崧或嵩。其书多言酒事及觴政。目三十則，今説郛本存十二則，其中无圣明乐条。）曰：“圣明乐曲，开元中太常乐人馬順作之”。（原书二二三頁，順字下无儿字）

此法曲中之圣明乐，当然是馬順儿所造曲，决非高昌所献。

五更轉

陈以前相和曲　唐代所用者未詳所自

乐府詩集卷三十之相和歌平調曲中載有伏知道从軍五更轉。又引乐苑曰：“五更轉，商調曲也”。又云：“伏知道已有从軍辞，則五更轉盖陈以前曲也”。　案天宝供奉曲名有五更轉，屬林钟商、中吕商、南吕商三調。羯鼓录属太簇商，可知唐代五更轉曲不少。敦煌詞有五更轉六套，任二北归入联章詞类。此法曲中之五更轉，当即天宝間供奉的三商曲。法曲源於清商，与伏知道曲或不无血緣关系。

玉树后庭花

陈后主所造清乐曲，属吳声歌曲类。　唐为大曲

隋书卷十三：

（陈后主）於清乐中造黃鸝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案乐府詩集臂作鬢，疑是）

南史卷十二張貴妃传：

（后主）每引宾客对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女学士与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調，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

百数令习而歌之。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

旧唐书卷二十九：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々，並陈后主作。

崔令欽教坊記大曲类有玉树后庭花，杂曲类别有后花，当不同。

泛龙舟

隋煬帝令白明达所造曲　唐大曲　又杂曲

隋书卷十五：

煬帝不解音律，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創万岁乐、藏鈎乐、七夕相逢乐、报恩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斗鷄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絕，帝悦之无已。

案白明达所造十四曲中，有泛龙舟、斗百草、万岁乐三曲入别教院所教法曲中，其余十一曲不詳。这十四曲疑自清乐和龟兹中造成的。旧唐书卷二十九：

泛龙舟，隋煬帝江都宫作。

教坊記大曲类有泛龙舟，杂曲类又有泛龙舟，当是繁簡有异。敦煌詞亦有泛龙舟，但只一遍，有和声，当是杂曲。

日本亦传此曲，屬水調。

万岁长生乐

隋曲　或为唐曲

案白明达所造十四曲中有万岁乐，乐府詩集卷九十六元稹法曲詩郭氏序文有长生乐。既是法曲，此万岁长生乐可能即是白明达所

造之万岁乐，亦即郭氏所举之长生乐，合称为万岁长生乐。

王灼碧鸡漫志卷四引理道要訣：

太簇商乐曲有万岁乐，或曰即鳥歌万岁乐也。

案羯鼓录太簇商曲名中正有万岁乐，与慢志所引合。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法曲条：

太宗破陣乐，高宗一戎大定乐，武后长生乐，明皇赤白桃李花，皆法曲尤妙者。

案武后时所作曲无长生乐，止有鳥歌万岁乐，則长生乐应即鳥歌万岁乐。以鳥歌万岁乐为万岁乐，与王說合。是万岁长生乐即是鳥歌万岁乐，省称为万岁乐或长生乐。惟王陈二氏皆北宋末年人，相距四百余年，未可遽行深信耳。

旧唐书卷二十九：

鳥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宮中养鳥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画鸜鵒冠作鳥象。今案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籠养久，則能言，无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

（案鸜鵒今俗称八哥，吉了今俗称了哥，皆能人言。其模仿力，了哥尤在八哥之上）

飲酒乐

晉以前曲

陆机有飲酒乐詩。既是晉以前曲，为清商无疑。乐府詩集归入杂曲类，引乐苑曰：「飲酒乐，商調曲也」。羯鼓录入太簇商調。

斗百草

隋曲

說見前泛龙舟条。敦煌詞有斗百草，詞分四遍，作大曲形式，有和声。

云韶乐

唐曲

乐府詩集卷七十九：

云韶乐二十曲。

册府元龟开元十二年正月詔曰：

舞者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陈於万姓，冀与群公同乐。

教坊記有云韶院，〖宫人〗居之，其地位稍次於宜春院之〖内人〗，亦宫女教习法曲之所。 乐府杂录云韶乐条有云：〖宫中有云韶院〗，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条：

如意元年（武后年号，692），内教坊改为云韶府。内文学館教坊，武德以来，置本禁門内。

可知云韶院为内教坊所改，因設在禁門内，故称〖内〗。自如意元年至开元十二年，仅得三十三年（692 — 724），开元詔所謂〖百有余年〗者，当是統武德間設立内教坊而言之也。

云韶乐为乐曲名，又为乐部名，其乐专掌於云韶院。 又册府元龟文宗太和三年九月太常卿王涯等領云韶乐工於梨园会昌殿献乐。

新唐书卷二十二：

文宗好雅乐，詔太常卿馮定（案此为开成間事，后於太和十年

許）来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云韶乐有玉磬四虡、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

太和、开成間，关於云韶乐的記載頗多，但不知別教院所教法曲中之云韶乐，是否为太和开成間之乐，抑为武德間之乐？則不詳。

大定乐

唐高宗时所造之乐舞曲　唐教坊杂曲

旧唐书卷二十八：

六年（显庆）三月，上欲伐辽，於屯营教舞，召李义府、苏定方、上官仪等赴洛阳城門观乐，名一戎大定乐。

同书卷二十九：

大定乐出自破陣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軌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通志於一戎大定乐之外又立八紘同軌乐，二者各为一曲，非是。八紘同軌乐五字为歌和之声，非乐曲名也。八紘同軌乐之「乐」字，应讀洛，欢乐之乐，不讀岳音，非乐曲之乐也。（案西曲歌襄阳乐的歌和云：「襄阳夜来乐」，与此正同。）唐会要卷三十三：「大定乐亦謂之八紘同軌乐」，这是不錯的，以八紘同軌乐为大定乐之別名，非分为二曲也。郑樵於此等处殊为草率，如隋书卷十五龟兹乐条：「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当时各种外族乐中差不多都有歌曲、解曲、舞曲之分，郑氏不察，以善々为一曲，摩尼解为一曲，婆伽儿舞为一曲，岂不可笑？　又康国乐舞有四，郑氏則把其中的两曲分为三曲，而又遺其二曲，岂原书中「四曲」二字亦未見耶？

宋高似孙作唐乐曲譜，內有一戎大定乐，又有八紘同軌乐，疑誤从通志。

教坊記杂曲类有大定乐，这当是小型者。法曲中之大定乐，疑即此。

赤白桃李花

唐曲

通志卷四十九：

赤白桃李花亦曰桃李，唐高祖时歌。陈暘乐书作明皇时歌（見上万岁长生乐条所引）。元稹法曲詩亦云：

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轉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乐。

案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韦庶人传：

后当受命，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中宗）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

我們已知秦王破陣为太宗时所制之乐舞，武媚娘曲名見於教坊記，武媚二字为武后的賜号，見新唐书則天后传，則桃李为高祖时所制曲，极有可能。且李为唐代的国姓。据此，則通志是，陈暘乐书非，元詩亦誤。

堂々

陈后主所作曲　唐为舞曲

旧唐书卷二十九：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々，並陈后主所作。后主常与宫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詩，太乐令阿晋（案殿版本及乐府詩集作太乐令阿晋，是。百衲本誤）又善於文詠，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

李义府堂々詩云：「裁云作舞衣」，又云：「自怜迴雪影」，則堂々为舞曲无疑。 元稹白居易都有法曲詩，白詩云：「法曲法曲歌堂々」，都可証明唐代有此曲。 参閱前「可以考見的法曲」节所引白詩。

望瀛

唐曲

乐府詩集卷九十六列为法曲，見上「可以考見的法曲」节引。

又碧鷄漫志卷三引嘉祐雜志云：

同州乐工翻黄帝鹽（？）霓裳譜，鈞容乐工程士守以为非是，别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后云：「法曲虽精，莫近望瀛」！

又云：

欧阳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献仙音二曲，此其遺声。」瀛府屬黄钟宫，献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为法曲，而瀛府献仙音为法曲遺声。今合两个宫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声亦太疏矣。（案欧阳修六一詩話「瀛府」二字作「望瀛洲」）

姜夔大乐議云：

瀛府，献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

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法曲部条，亦有望瀛、献仙音二曲。参閱前万岁长生乐条。

是望瀛卽瀛府，以瀛府号作讀音相近的「营富」，是很可能的。任二北說：「营富之名难解，疑卽瀛府之别称，唐法曲望瀛

一作瀛府」。此說甚是。敦煌曲譜有［營富］一曲，这是唐代的譜，則望瀛应为唐曲。

霓裳羽衣

唐大曲，系修改［婆罗門］曲而成。

案此曲碧鸡漫志有很詳細的考証，明郎瑛七修类稿亦有考。漫志卷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易为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

新唐书卷二十二：

河西节度使楊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

白居易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自注：

开元中西涼节度使楊敬述遺。

唐会要卷三十三所录天宝供奉曲名中有：

婆罗門改霓裳羽衣（案碧鸡漫志引理道要訣同）

郑嵎津阳門詩注：

西涼都督楊敬述进婆罗門曲，声調吻合，遂以月中所聞为散序，敬述所进为其腔，制霓裳羽衣。

月宫事固荒誕，称此曲为婆罗門，則与唐会要合。唐会要所录供奉曲名，出之太常石刻，決可信也。

綜上可得一結論：

霓裳羽衣为大曲，原名婆罗門，当是印度舞曲，由涼州节度使楊敬述进献，也許曾經敬述修改过，故白詩自注謂为［楊敬述造」。后經明皇潤飾，易以美名为［霓裳羽衣］，屬之梨园法部。

然則霓裳为［胡乐］，法曲也是［胡乐］了？則又不然。霓裳原本是印度乐曲，經过了杨敬述的［進］，不免华化了一部分，又經过明皇的潤飾，更华化了一部分，又以［月中所聞为散序］，更大量地參进了华声的成分（霓裳十二遍，这散序就有六遍）。又以法部奏之，钟磬筝筑齐鳴，故謂之法曲。我們不能因法部奏霓裳迷目法曲为［胡乐］，也不能把已經大半华化了的霓裳犹目之为［胡乐］。白詩：［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自注云：［法曲虽以雅音，盖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天宝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則法曲之为华声，乃是不容置疑——

惟是，霓裳曲中，仍有部分的精神面貌，未能脫尽印度乐舞之旧，这是必然的。——如旋律、节奏、組織舞法等。若因此而謂霓裳为［胡乐］，这是片面的說法；若因此而謂法曲是［胡乐］，則更是非整体的看法。

何以名为［霓裳羽衣］？則无攷。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云：［皆执节幡，披羽服，态度嬝濟，飄々然，有羽云舞鶴見左右］。惟此为唐宣宗时的服色与舞容，也許为文宗时馮定参以云韶所改定了的，未必是开天間的眞面目。白詩但云：

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纍々珮珊々。

乐天和微之詩注又云：

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

又云：

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

十二遍之說与新唐书合。新唐书所紀法曲及霓裳羽衣各点，一部分似即本之白詩及注。乐天王子晉庙詩云：

瀟吟风冒听无拍，多似霓裳散序声。

又一次說霓裳散序无拍，更可信。 白詩又有注云：

凡曲將終，皆声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长引一声。

新唐書礼乐志云：

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声益緩。又可明瞭：霓裳羽衣曲凡十二遍，前六遍为散序，无拍，第七遍为中序，至此始有拍而舞，謂之拍序，終則长引一声。

天宝亂后，霓裳旧譜，似多零落。故文宗（李昂）命馮定重制霓裳羽衣舞曲。（見前云韶乐条引新唐书文）此馮制霓裳，当然不是开元旧譜。

馬令南唐书昭惠后传：

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罹亂，其音遂絕。后主独得其譜。乐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声，而未尽善也。后輒变易訛謬，頗去淫淫，繁手新音，清越可听。 中书舍人徐 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声太急何耶？」曹生曰：「其中实慢，而宫中有人易之」。（案陆游南唐书則云：后所得为殘譜）

可知到五代时又已不全，传者惟昭惠后修改本。

歐阳修六一詩話說：

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則废而不传矣。

碧鸡漫志卷三：

宣和初，普府守山东人王平，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补綴成曲，刻板流传。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虛催、袞、实催、袞、歇拍、杀袞，音律节奏，与白氏歌注大异。

白石道人歌曲集卷三霓裳中序第一 小 序有云：

丙午（淳熙十三年，公元１１８６）於乐工故书中得商調霓裳十八闋，虚譜无辞。乐天詩云散序六闋，此特两闋，未知孰是？作中序一闋传世。

此与王平所得者又是不同。周密齐东野語卷十：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具备，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无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聞紫霞翁（楊纘）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楊次山）曲宴禁中，太后（宁宗楊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

其譜又有不同，总之，中唐以后，此曲若隐若現，得者都說是旧譜，而遍数都不合，眞为难办。开元譜外，所知者有：开成譜、昭惠后譜、北宋教坊譜、同州乐工譜、程士守譜、（均見上望瀛条）王平譜、姜夔譜、乐府混成集譜凡八譜。混成集一书在明清間散失后，霓裳譜即不復传世，存者惟白石譜中「中序第一」一闋而已。是眞是假，亦未可知。碧鷄漫志說：「則知唐曲今世决不复見，亦可恨也」。則是假的分数多了。

又可見得，霓裳一舞，天宝乱后即失传，馮定重制者，已非旧时姿态。南唐昭惠后残譜不言有舞，欧阳修六一詩話明謂有曲无舞。北宋教坊譜无舞，南宋內人亦有歌无舞，「废而不传」者，至此已四百多年了。可知霓裳羽衣，其舞法在天宝乱后即散佚；其乐曲則曾延續了一个不很长的时期，而且所传者都非天宝当年的旧貌了。

这霓裳曲是以外族乐为兰本，参加中国乐曲而改制成功的法曲。教坊記大曲类有霓裳，杂曲类有望月婆罗門，敦煌詞有婆罗門

四首，起首皆有「望月」二字，疑即此。这望月婆罗門也許为婆罗門大曲中的摘遍。

敎坊記杂曲別有拂霓裳。（参閱下獻仙音条）

獻仙音

唐曲，无攷。

陈暘乐书有之，参閱前望瀛条。

柳永乐章集有法曲獻仙音，又花草粹編作「法曲第二」，是獻仙音为法曲，已无疑义。惟是否为唐法曲，則未有証明。

管絃記云：「霓裳一名法曲獻仙音」（案隋书經籍志：「管絃記十卷，凌秀撰」。今传管絃記同名，既是隋代人所撰，自有記載开元曲名之理。則今本非他人伪託，即为后人羼入。惟霓裳一名法曲獻仙音，当可存疑。旧唐书經籍志：「管絃記十二卷，留进录，凌秀注」。新唐书艺文志：「留进管絃記十二卷，凌秀管絃志十卷」）

獻天花

唐敎坊杂曲

敎坊記杂曲类首列獻天花，陈暘乐书亦举之，其他不詳。

火凤

貞观中裴神符所作琵琶曲

参閱前傾杯乐条。天宝供奉曲名林钟宫有「急火凤改为舞鶴盐」，林钟羽有火凤、眞火凤、急火凤三曲，黄钟羽有火凤、急火凤二曲，三調共六曲，急慢不同。

案唐会要卷三十三所录供奉曲名及改名，其中国多将译名改为中中国名称，亦有原为中国名称而又改名的，如无愁改为长欢，天下兵改为荷来欢，老寿改为天长宝寿，高丽改为来宾引，百舌鸟改为阑阳女……

春鶯囀

唐高宗时白明达作　　軟舞曲

教坊記：

高宗晓声律，尝晨坐闻鶯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

教坊記又說春鶯囀为軟舞曲，但所录曲名止有喜春鶯，当系漏列。或喜春鶯即春鶯囀。張祜春鶯囀詩云：

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来。

可以証明确是軟舞。既云［內人］，則教坊必有此曲，內人者，宜春院女弟子也。乐府詩集引乐苑曰：

大春鶯囀，唐虞世南及綦亮作。又有小春鶯囀，並商調曲也。

日本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引乐家录所引之笛說云：

太宗皇帝合官青作此曲。

文中必有訛誤，合当为令字之誤。田边书又云：

朝鮮李王家之雅乐，亦传有春鶯囀，称为玄宗皇帝时楊貴妃所作。其舞态与传与日本者大异。

三說中当以教坊記所說为最可信。

荔枝香

唐玄宗时李龟年作

新唐书卷二十二：

帝（玄宗）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日荔枝香。（杨贵妃外传同，惟南方作南海）

碧鸡漫志引脞說云：

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遞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籠时，香满一室，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宣赐甚厚。

案忠州在四川省东北，由此直北至长安或骊山，急遞五日程，或有可能。南海荔枝，在当时的条件下，绝无法进貢。脞說所載，有年份，有产地，似較可信。

雨淋霖

唐玄宗时張野狐作　教坊大曲

乐府杂录：

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駱谷，聞雨淋鑾鈴，因令張野狐撰为曲名。（案此为錢熙祚据太平御覽补）

郑处海明皇杂录：

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日，棧道中聞鈴声，与山相应。帝既悼念貴妃，因采其声而为雨霖鈴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觱篥，因吹之，遂传於世。（杨貴妃外传同）

張祜雨淋鈴詩：

雨淋鈴夜却归秦，犹見張徽一曲新；长說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宋張徽即張野狐。据明皇杂录所記，則作此曲者似为明皇，段录及張詩則說是張野狐，我从众。

听龙吟

唐曲，无攷。

見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法曲部条。

碧天雁

唐曲，无攷。

見陈暘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法曲部条。

二十五法曲分类研究

試将这二十五法曲更作几种分类，以清眉目。

时代：

汉曲：　王昭君（或为晉曲）

晉或晉以前曲：　飲酒乐（或为晉以后曲）

陈或陈以前曲：　五更轉　玉树后庭花　堂々

隋或隋以前曲：　万岁长生乐（或为唐曲）　泛龙舟　斗百草

唐曲：　赤白桃李花　破陣乐　大定乐　傾杯乐（或为隋以前曲）　云韶乐　望瀛　霓裳羽衣　火凤　春鶯囀　荔枝香　雨淋鈴　献天花　圣明乐

时代不明者：　　思归乐　（郭茂倩编入现代曲中，依此体例，应不早於隋代）　献仙音　听龙吟　碧天雁

产地：

中国乐曲：　　王昭君　思归乐　破陣乐　五更轉　圣明乐（或为高昌乐的改制）　玉树后庭花　飲酒乐　云韶乐　大定乐　赤白桃李花　堂々　望瀛　献仙音　献天花　春鶯囀　荔枝香　雨淋鈴　火凤　傾杯乐　听龙吟　碧天雁

从清乐和龟兹乐中制成者：

万岁长生乐（或为中国乐曲）　泛龙舟　斗百草

外来乐曲經中国改作者：

霓裳羽衣

乐种：

清商曲相和曲：

王昭君　五更轉　飲酒乐

清商曲吳歌西曲：

玉树后庭花　　堂々

隋唐大曲或舞曲，又劝酒曲或馬舞曲：

破陣乐　泛龙舟　万岁长生乐　斗百草　大定乐　霓裳羽衣　春鶯囀　傾杯乐　雨淋鈴　云韶乐

杂曲琵琶曲及性质未明者：

思归乐（或为清商西曲）　圣明乐（或为大曲及舞曲）

赤白桃李花　望瀛　献仙音　献天花　火凤　荔枝香　听龙吟　碧天雁

原属武后时清乐六十三曲中者：

王昭君　玉树后庭花　堂々　泛龙舟

清乐	舞四　吹叶　篪二　箫二　長笛二　笙二　歌二　＋节鼓　筑　S筝　箜篌　琵琶　击琴　⊖ㅂ弹琴　瑟　编磬　编钟
法曲	△五弦　△方响　篪　箫　笛　笙　筑　筝　箜篌　琵琶　瑟　磬　钟
讌乐	×尺八　大五弦小五弦　竖箜篌　×方响　吹叶　大箫小箫　長笛0短笛　大笙小笙　歌二　筑　搊筝　#小箜篌　大琵琶小琵琶　*磬
西涼	五弦　竖箜篌　舞+方舞四　箫　長笛短笛　笙　歌二　°弹筝搊筝　#小箜篌　琵琶　编磬　编钟
龟兹	五弦　竖箜篌　舞四　箫　横笛　笙　琵琶

龟兹各部乐所用乐器比較表

0独絃琴
○三絃琴
塤

幢簫
簫
▯竽
▯△拍板
▽跋膝琴
鐃鈸
△觱栗

0毛員鼓
0貝二
桴鼓二
連鼓二
鞉鼓二
θ楷鼓二
正銅鈸和銅鈸
大觱栗小觱栗

廿貝
0担鼓
0齐鼓
腰鼓
銅鈸二
大觱栗小觱栗、

鶏婁鼓
日侯提鼓
θ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貝
腰鼓
答臘鼓
銅鈸二
觱栗

在上表中可見法曲所用的乐器，十之八九相同於清乐，卽此可以証明它的渊源所自了。它和燕乐以及和西凉乐的关系从乐器中去观察其差度是相同的。它和龟兹乐的关系則較远。

法曲所用的乐器除铙钹、五弦、觱篥外，都是中国旧器。关于法曲乐器，唐六典与旧唐书皆不載，惟新唐书有之。有云：「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又云：「文宗詔馮定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舞曲。云韶乐有玉磬四虡，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歌四人。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上表卽合法曲与云韶法曲二者之器而成。

表中各部乐器，除法曲外，都以唐六典为准（卷十四）。这是官书，一代典章文物，当然以此为依据。其他各书所記，頗有异同，以下列各記号分别标注之：

○ 旧唐书。

() 新唐书。

□ 隋　书。

▯ 乐府杂录

△ 陈暘乐书

书中无此器者，於記号中加「一」号。例如：⊟，卽隋书中无此器，其他做此。

新唐书礼乐志記有「燕乐」所用乐器，在卷二十二俗乐二十八調之后，别有張文收所造「燕乐」的乐器，見卷二十一，已列入上表。

* 玉磬，唐六典作三磬，可知是刊誤，有旧唐书卷二十九可証。又各书所記器数，无有将数字記在器物之前者，亦可証。

ㄅ跋膝，一称跋膝管，似篪而短，七窍。见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八。书中有图，又见六孔，疑有吕出孔一。

廿贝，唐六典各部乐中之贝，一概误作具。

十 节鼓，各书皆作节鼓，惟唐六典作新鼓，亦因形似故讹。

隋唐间各种外乐中都用鼓，少则二三种，多则七种，故乐声多喧阗。惟清乐只用一节鼓。旧唐书云：「节鼓，状如博局，中间圆孔，适之节乐也」。案博局中间隆起，则所谓节鼓者，与今之节鼓同，俗亦谓之；板鼓。法曲洋节鼓而无之，其声清雅可想。

8 箏　　乐府杂录作云和箏

卄小篳篥　新旧唐书都作小篳篥，可知小篳篥即小篳篥。

✕尺八　方响。尺八唐六典误作天八，方响（響），唐六典误作万響。

鈡　　为编鈡，见唐六典及旧唐书。

磬　　如编磬，登歌磬以玉为之，通常用石磬，旧用泗滨磬，（今之灵璧）　玄宗时起，改用华原石，都见旧唐书。

琵琶　　清乐中之琵琶，旧唐书说明为秦琵琶，有云：「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则法曲，秦乐、西凉乐中之琵琶亦当为秦汉子，其源皆出於清商也。其他各部乐之琵琶，都是曲项琵琶，即「胡琵琶」。秦汉子极似阮咸。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阮咸一具，四絃十四柱，其器似月琴而颈较长，然较双清为短，在二者之间。今之秦琴，与阮咸极相似，疑即秦汉子之遗制，惟絃柱数不同。

箜篌　　清乐中之箜篌为臥箜篌，这是中国旧器，竪箜篌則为胡部乐，亦称擘箜篌，或称凤首箜篌，今謂之竪琴汉灵帝好之，傳入中国已久。

楷鼓、答腊鼓　　旧唐书卷二十九：「答腊鼓以手楷之，其声甚震，俗謂之楷鼓」二者盖一物。

笛　　古謂之篴，乃直吹之器。横笛乃外来乐器，又称羌笛。各书中所謂長笛短笛，其为横为直都不明，姑合而为一，盖后世用直吹之篴者少。龟兹乐中之笛，旧唐书写明为横笛，唐六典同。

清乐之器，可称都是中国旧器，若一外国乐器。法曲中止一鐃鈸为胡部器，五絃、箜篥則見於陈旸乐书，疑为宋法曲所用。

燕乐的乐器十之六为中国旧器，西凉乐亦然。其所用外族乐器，多用龟兹，可知其来源所自。然不同于龟兹的都曇、毛員，侯提諸鼓，与龟兹毕究不同。

鼓为印度，龟兹乐中的主乐器。

从这乐器比較上，可以观察得到唐代燕乐中声势最大的还是中国乐，梨园法部的盛况且不說，「自周隋以来，管絃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西凉乐乐器多中国旧器，已見上，其中編鐘、編磬、臥箜篌等，都很古老，故称其声「最为閑雅」。

唐代十部乐中，以燕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四部为主，余則备員而已。开元以来，独盛法曲，合此数点观之，中国乐与外族乐二者，究竟孰盛孰衰？当亦不言而喻了。

二十五法曲所屬的宮調

唐宋律度不同，均律有异，唐代的太簇商，在宋为黄鍾商，均律虽有不同，而其时号为大食調則一。今於調名下各注时号，以利辨認。其但称商調。角調等等者，无可注。

五明君

參考

思归乐

太簇商（大食調）見羯鼓录，作思归，不知是否即此。

商調曲又犯角調　　見乐苑。

林鍾商（水調）　　見柳永乐章集。

傾盃乐

黄鍾商（越調）　　中呂商（双調）見唐会要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

商調　見郑樵通志

大食調　見田边书

仙呂宮　　大石調　　水調（又一作散水調），均見乐章集。

破陣乐

太簇商（大食調）　　林鍾商（小食調）

黄鍾商（越調）　　中呂商（双調）

南呂商（水調）　凡屬五商調，均見唐会要。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

商調曲 見乐苑

乞食調 越調 均見田边书。

圣明乐

林钟商（小食調） 見唐会要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

水調 見田边书。

五更轉

林钟商（小食調） 中吕商（双調） 南吕商（水調） 均見唐会要。

南吕商（水調） 見理道要訣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引元刘壎隱居通議所引。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

商調曲 見乐苑。

玉树后庭花

越調 見田边书及林书，日本所傳舞已佚，乐曲沈存。

泛龙舟

林钟商（小食調） 見唐会要

水調 見田边书

万岁長生乐

太簇商（大食調）　見理道要訣、唐会要、羯鼓录。

平調　（見林书一六〇頁）

飲酒乐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

商調曲　見乐苑

斗百草

无考

云韶乐

无考

大定乐

太簇商（大食調）見唐会要、羯鼓录

赤白桃李花

林鍾商（小食調）　見唐会要

大食調　見田边书

堂堂

林鍾商（小食調）　見唐会要

角調曲　　見乐苑

（案唐代角調曲，所見殊不多。法曲二十五曲中，惟此与赤白桃李花二曲为角調。唐会要有太簇角調（大石角調）曲六，林鈡角調（小石角調）曲七，余不多見。羯鼓录有太簇角調曲十五，經作者考証，是太簇羽調（般涉調）之訛，非角調。

望瀛

唐調尤考

宋曲屬道調宮，見宋史卷一百四十二：「法曲部，其曲二，一日道調宮望瀛，一日小石調献仙音。」又見陈暘乐书。

黄鈡宮　　見碧鸡漫志。

霓裳羽衣

黄鈡商（越調）　　見理道要訣、唐会要

商調曲　　見乐苑，作婆罗門

（案霓裳羽衣原曲为婆罗門，羯鼓录婆罗門属太簇商（大石調）乐苑作商調合。梦溪笔谈謂为道調法曲，以霓裳为道調宮，实誤。　白石霓裳中序第一小序云：『按沈氏乐律，霓裳道調，此为商調』。亦以霓裳为道調宮，盖沿存中之誤，其失皆在不考。說詳「道調法曲」应作道曲法曲解节。

献仙音

唐調尤考

宋曲属小石調　　見柳永乐章集

献天花

　　无考。

火凤

　　林鍾羽（平調）　黄鍾羽（黄鍾調）　均見唐会要。

　　羽調曲　見乐苑。

春鶯囀

　　黄鍾商（越調）　見唐会要。

　　太簇商（大食調）　見羯鼓录（作黄鶯囀，当即此）。

　　商調曲　見乐苑

　　越調　見田边书

荔枝香

　　唐調无考。

　　宋曲属水調，見乐章集及碧鷄漫志。

　　又入大石調，　見碧鷄漫志。

雨淋鈴

　　唐調无考

　　宋曲属双調　見乐章集

听龙吟

无考

碧天雁

无考

上二十五曲，唐調可考者十五曲，余十曲无考。宋代所屬之宮調未必与唐調相同，姑記之以备无考。

有可注意者：可考之十五曲中，商調十二，角調二，羽調一。法曲用商調如此之多，也可意味着倘是源於清商。（有一曲入角亦入商，今計入角調中。一曲商兆角，今計入商調中）其中沒有宮調，这也殊可玩味。（通志以傾杯乐为宮調，疑根据乐章集。乐章集傾杯八曲，分屬五調，其中有一調为仙呂宮，一調为羽調，其余皆商調，以其为宋法曲，故不計。

这十二商調中又以太簇商为最多，这太簇商是大石調，結声四字，后世謂之「正工調。」有角調二，都是林鐘角，时号小石角調。又一为羽調，林鐘羽时号平調，黃鐘羽时号黃鐘調。平調也用四字結，与大石調同。凡四字結者，后世概謂之「正工調」（工亦作宮）黃鐘調則用尺字結。四字者，合字的商声；尺字者，上字的商声；合字为下徵調的宮声，上字为正声調的宮声，虽为羽調，无异都用商声作結，即是說无异都是「商調」，这都很可玩味的事，也可見得得唐代音乐的用調傾向。

从上各种分类和比較看来，法曲包含的內容非常广泛：有汉晉六朝的旧曲，有隋唐两代的新声；有相和歌及吳声西曲，有郊庙用的乐舞曲；有文舞，有武舞；有大曲，有舞曲，有杂曲；有歌舞曲，

有鼓舞曲；有劝酒曲，有馬舞曲，有琵琶曲；有胡部化和道曲佛曲化的中国乐曲，有华化的外來乐曲。古今中外，无所不包，雅乐俗乐，歌曲舞曲，声乐曲，器乐曲，无不具备，区区二十五曲中，已覚得洋洋大观了。把这性质不同，内容不同，旋律不同，感情不同，风調不同的种种乐曲，用法曲的乐器去演奏它，用法曲特有的风格去演奏它，这样便形成了唐代如火如荼的法曲。我們的詩人，常歌頌它为「天乐」，为「仙音」，大有『只应天上，不在人間』之想。它的丰富多彩，在我国古代音乐中可称出类拔萃的了。

再为法曲下一概括的結論：

法曲出自清商，以清商为基本再融合部分的道曲佛曲以及若干外族乐而成的一种新乐。其中有純粹的清商曲，有道曲佛曲化或胡部化的中国乐曲，也有华化的外来乐曲；清乐約为十之七八，胡化約为十之二三。（白居易法曲詩序說：『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声也』。諸夏之声是說它中国乐曲；似失雅音，即部分的胡化关系。）其性質和内容，包含极广。其乐調以商調为主，有极少数用角調，羽調，然无宮調。其所用調不出琵琶調的四旦七均。其乐器几純粹是中国旧器，甚至用編鐘編磬。其风格則金石絲竹以次作，声音清而近雅，（当然不是每一乐曲都是如此，破陣、大定等乐，其风格与声响必多不同）然而可以与胡部新声合作。　　法曲的起始在隋代，若更向上推，則可追溯到梁代或梁以前，佛曲是其远源。到了唐代，更加入許多道曲，漸次融合变化而定型了。其在十部乐中則入燕乐伎，並不独立一部。开元以后，於梨园特設法部，傳习益盛，由开元而天宝，这是法曲最盛的时期，天宝末年，是其最高

峰，霓裳羽衣舞曲，可为这时期的代表作。此后渐衰，历晚唐五季而不絕如縷。到了宋代，虽未絕响，已成尾声，傳者不过数曲而已，也未必是唐曲的眞面目了。

法曲和大曲有什么分别呢？

凡遍数多而可称「大遍」者为大曲，否則为小曲。法曲有大遍亦有小遍，故法曲中有一部分为大曲，然而不尽是大曲。法曲之有异于其它乐曲者，主要在音乐，它的乐器十之九为中国旧器，尤其是用鉔磬，所以說它的声音清而近雅。此之用龟兹乐的乐曲迥不相同。 再者，它演奏之初，众乐不齐，金石絲竹次第发声，非所有乐器一齐鳴，这也是它风格上不同之处。大曲的含义很簡单，惟在遍数上分别，与音乐无关。故大曲中有法曲，而法曲中亦有大曲。大曲中之法曲以音乐示异，法曲中之大曲以遍数区分。（遍数多，則其組织較为复杂，乃必然之事）霓裳羽衣为大曲，因其有十二遍亦为法曲，因其有雅淡的音节和特有的演奏风格。所以，法曲和大曲不是对立的，而是交叉的。